

## 第九回 小姐密傳心事 雪婆巧改家書

燕語鶯啼總斷腸，一春憔悴怯笙簧。

西家宋玉應留意，咫尺翻愁萬里長。

再說雪婆在江吳兩家，來往數次，吳老竟不歸來。看看是六月炎天，那江潮日日憶著小姐。丘先生在館時，祇得勉強吟哦幾聲，遮人眼目。先生原是不嚴的，後來被乃弟日加讒譏，一發不干他事了，文章也不講，倒騙他看新出小說。原來小說有三等：其一，賢人懷著匡君濟世之才，其新作都是驚天動地，流傳天下，垂訓千古；其次，英雄失志，狂歌當泣，嬉笑怒罵，不過借來抒寫自己這一腔塊磊不平之氣，這是中等的了；還有一等的，無非談牝說牡，動人春興的。這樣小說，世間極多，買者亦復不少，書賈借以覓利，觀者借以破愁；還有少年子弟，看了春心蕩漾，竟爾飲酒宿娼，偷香竊玉，無所不至。這是壞人心術所為，後來必墮犁舌地獄。如今先生帶的小說十數部，都不是中等、上等的文章，偏是那下等的勾當。其中還有兩部是那南風日競的話頭。江潮因憶著小姐，日夕流淚，觀這幾部小說，新奇可玩，略把來解悶消遣，也無心看一全本。祇見他沒情沒緒，龐兒漸漸清減，日日望吳老回來。

已是七月初旬。一日寄回家書，說聖上命他為平遠侯獻蛟幕府記室，如今又要邊上去了，來歲也不能夠回來；又說京中不知怎地，聞知他小姐才貌雙全，許多皇親貴戚都來求親，他尚未曾經許，雪婆將此信報知江家，江潮的憂悶越加了十倍。吳小姐一向深憶江潮，外貌分毫不露，心上相思無限，見了家書，夜夜枕邊流淚。

一日，雪婆適到吳衙，小姐遣開曉煙，對雪婆道：「婆婆，此事已屬渺茫，央你復了江家哥哥，吳媛此身已與江郎有約，誓不失節於人。祇是今世姻親常恐不能成就，教他另擇名門，萬勿以我為念。異日倘有風波，我惟有一死謝江郎而已。」言畢，歔歔不止。雪婆口裏把好言勸解，不覺腮邊也墮下淚來。小姐頭上拔取江潮的紫金挖耳，又在手上探一隻紫金雙龍釧兒，叫他送與江郎，以為絕念之物。

雪婆不敢遲延，一口氣奔到江家，悄悄的到書房裏來，見了江潮，將二物遞與他，說道：「吳小姐多多拜上相公，送此二物，祇恐姻事不成，是絕念的意思了。」江潮嗚咽不勝，不能回對，接了簪釧，將簪兒插了，釧兒戴在臂上，對雪婆道：「婆婆，你一向擔當，難道如今就這樣罷了？」雪婆道：「老身因見你兩個一對玉人，秀才風流倜儻，小姐鐘情特甚，故此用盡心機，要成就你們這一天好事，誰料事多反復，教我無如之奈何。老身向來祇道小相公是個情種，吳小姐略不在意，說著相公的相思模樣，他並不開口，似乎忘情者；誰知小姐的相思比相公更深幾倍！今因見了父親的書信，說聖上命他做了獻平遠的記室，要到塞上去了，急切不能回來；又說不知京中怎麼聞得他家小姐才貌無雙，無數皇親貴戚都來求婚，他因珍重其事，概未見允。小姐心知此事難成，教老身到繡房深處，屏退侍女，關了房門。見他玉貌低徊，花容慘淡，春暉籠蕙氣，已知夢斷蕭郎；秋水滴寒珠，誰道偏成薄命，嬌滴滴的說道：

『婆婆，此事已屬渺茫，央你回復了江家哥哥，吳媛此身已與江郎有約，誓不失節於人，祇恐今世姻親不能遂願。倘有意外風波，妾身惟一死謝之而已。』乃將相公所換金挖耳並小姐幼時所戴金鑄一隻，付與老身送上相公，教相公另擇名門，勿以小姐為念。說罷，鄰歔不止，連老身也出了許多眼淚。老身若是隱瞞了，不對相公說知，是壞了小姐一片至誠苦心。寧可說與相公知道，再與相公算計一個萬全之策，周全得你們兩個，才是個有始有終的雪婆。」江潮聞得了這段言語，淚如涌泉，哭個不住。雪婆著實安慰道：

「小姐心堅，夫人義氣，老身又是個不愛財的有力媒人，祇為吳老爺在京，故有許多周折。若央人到京一說，姻親指日可諧。相公不要想壞了身子。據我看起來，異日必然就緒。」江潮拭淚道：「京中無數皇親貴戚求親，吳老尚然不允，難道偏允我這一個寒儒？婆婆休要痴心！祇是小姐深情小生未能寸報，奈何？我久有一言，未曾與婆婆說，意欲寫書一封，並詩數首，寄與小姐，不知婆婆以為可否？」雪婆道：「小姐既然寄簪釧與相公，難道相公倒無回敬？老身情願做個瑤池青鳥與你寄去。」江潮即展花箋寫起書來。雪婆道：「相公，你自寫書，我到娘娘那邊去回復一聲。」江潮道：「你在我母親面前不要回絕了。」雪婆道：「自然。」雪婆尚未跨出書房，適值陸氏走進來，見了雪婆，道：「呵呀，雪婆婆，為何不進來，倒在這裏陪我兒說話？」雪婆道：「老身才到宅上，聽得小相公讀書之聲，故此不覺的走了進來。今正要走來見娘娘哩。」陸氏道：「就在這裏坐坐也罷。」雪婆道：「祇怕妨了小相公的功課。我還是到娘娘房裏去說話。」陸氏道：「吳老爺寄書回來，說奉旨做了獻平遠的記室，不得來家。這頭親事怎能夠成就？」雪婆道：「娘娘放心。吳夫人既已口許，吳老爺事畢還家，自然成就的。」陸氏與雪婆一頭說，一頭走進去了。

江潮寫就了書，又寫自己的年月日時，並詩數首，封在書裏。寄來金釧收藏書篋，仍將這隻紫金挖耳並自己幼年所綴白玉雙龍結一枚，揣在懷中。候雪婆出門，趕上去，拉到一個尼庵中，垂淚說道：「你去對小姐說，江潮有何德能，蒙小姐眷愛至此？今生若不能與小姐為夫婦，有死而已，決不另娶！謹奉字一封，江潮庚帖一事。承小姐見賜幼年所戴紫金釧，謹已珍秘懷中，我亦將昔年所綴白玉螭盤一枚，奉答妝前。所換金簪，小姐見還，是明明見絕我了，我何忍心將原物奉璧？央你仍將我的挖耳送去。若小姐立意堅牢，永無他念，明日幸傳好音。」雪婆唯唯理會，對江潮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老身今到吳衙，明日午刻即來叩報。」江潮叮嚀道：「這事必須機密，不可被人看破。書可藏好，不可遺失。倘被人拾去，則我與小姐的聲名俱毀！性命以之，千斤之擔全在婆婆身上，日後不忘重報！」雪婆道：「不勞吩咐，其實不敢欺！這樣事老身極在行的。」說罷頭也不回而去。江潮走到家中，把自己寫與小姐的書逐句記憶，不覺伏几假寐。

卻說雪婆走到吳衙，一徑進小姐繡房中去。祇見小姐穿著白紗衫兒，倚著欄杆，凝眸不語。雪婆近身，小姐驚道：「你來了麼？可曾見江家哥哥，說些甚麼？」雪婆道：「怎的不見？那江相公的相思病索害了也！我述了小姐的言語，他一字也回答不出，淚如泉涌，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，但不敢放聲。老身祇得把好言勸解，他方纔收淚。懇求我寄書與小姐，是老身不肯，不曾與他帶來。」小姐道：「兄妹之稱，寄書諒也不妨，可惜不曾帶到。」雪婆道：「老身祇恐小姐嗔責，書是未曾帶來，止有江相公的庚帖叫我送與小姐。他說，江潮有何德能，敢蒙小姐眷愛至此！江潮此生，若不得與吳小姐為夫婦，有死而已，決不另娶的了！送去紫金釧兒，江相公已收為秘玩，這白玉螭盤一枚，也是江相公幼年所綴的，叫我奉答小姐，金簪他不肯收，仍叫我帶來，以見兩念不絕之意。」吳小姐聞之，玉容淒慘，將簪兒插在鬢邊，把玉結細玩，藏在懷中。雪婆方纔拿出簡帖，雙手遞與小姐。雪婆道：「原來把彩箋疊個精巧方勝，顛倒寫著鴛鴦兩字。小姐拆開道：「呀，原來是封書兒！」雪婆怪道：「他說是他的生年月日，囑我奉與小姐。」

送來？小姐，你休看罷！待我原拿去嗔作他。不然拿來首與夫人，但憑夫人處置了他罷！」奪了書兒望外就走。小姐笑道：「雪婆婆，是你帶來的，卻要去首誰來？你在我跟前，何必恁般做作！」雪婆轉身，笑道：「老身唯恐小姐見責，故此假意裝愁。今小姐既發慈心，不但江郎之幸，亦老身之幸也。」

小姐接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江潮頓首，頓首，奉書於吳小姐逸姝玉人妝次。緬自支硎邂逅，匆匆數語，遂成契闊。潮雖兀坐書齋，無寸刻不神馳左右也，昔者新覲仙姿，迄今惟存寤寐。聞蕙氣之襲人，尤存衣襟，恨春光之不再，徒墮予懷。竊訝卑人才非子建，貌愧安容，何幸多嬌，漫垂奇盼。當日雁行釵誼，今復伉儷相期，卑潮荷恩難報，頂踵以之。竊欲仰仗冰人，締為偕老。既承夫人之雅愛，口許無異婚書；奈今尊嚴之未歸，心期尚遲鳳小。承惠紫金龍釧，乃小姐幼年所佩之珍；敬奉白玉螭盤，亦卑人兒時所綴之物。金簪敬歸妝左，原珍什襲於懷。若夫姻之不借，夫復奚恨；而疾之永痼，赴懇無從，聊呈俚句，以見鄙情：

愁為青娥夢不成，秋風侵竹夜寒生。

語成無限相思淚，化作西川杜宇聲。

其二：

今夕銀河有鵲橋，輕雲爭擁楚宮腰。

牛郎直是偏多幸，何事人間路途遙。

其三：

夢作寒塘戲小鴛，廣寒無路□□□。

枕□不是湘江竹，一夜□□□□□。

其四：

吩咐姮娥勿復哀，豈將仙□配庸才。

廣寒疑是無消息，終古斷腸未肯滅。

其五：

願為杜宇泣花枝，血冷凝霜也不辭。

□□月娥清□□，彩去深遠不堪期。

小姐凝眸細看，珠淚盈腮，隨將衣袖拭去，頻拭頻流，竟不能止。雪婆看了，也陪了多少眼淚。

小姐將書藏好，對雪婆道：「不知此事如何是好？」雪婆道：「老身看你們兩個不但是一對絕世無雙的美人，真是一對絕世無雙的情種！他如今佇待佳音，你趁無人在此，寫一封回書，待老身拿去，安慰他一番也好。」小姐害羞道：「怎麼好寫字與他？」雪婆道：「你把這小官人害得這般光景，難道要求你一個字跡兒就不值得了？」小姐祇得展開春箋，雪婆早已磨濃了墨。小姐寫就了書，纔做得半首詩，祇聽得扣門之聲，卻是夫人聲氣。小姐連忙收拾，草草封了，雪婆把來藏在身邊錦囊之內，開了房門，出接夫人。

夫人進房坐了，對小姐道：「有便人到京中去，我要寫一封家書，寄與你爹爹。聞得你爹爹要邊塞上去，如今勸他上疏辭歸。我已寫就了書，你試展看一遍。」上寫道：

拙妻李氏謹奉書於老相公尊前：氏從十七結褵，奉侍箕帚。不幸無子，深切伯道之憂；而掌上明珠，幸作閨中之秀。但老相公桑榆暮景，奚堪北走塞上？女孩兒青春漸長，亦宜早偕秦晉，豈可耽誤芳年？聞都中求親者眾，此事最宜慎擇！若距在異鄉，甚多不便；不如即嫁本地，朝呼夕至，暮年方不寂寞也。幸老相公裁之！家中祖業無人可託；委之臧獲，必有弊端。勸老相公即上疏辭歸，庶使老妾母女有所依倚。近有江生潮名者，倩媒與女執柯，即老相公日前所讚羨之兒，因老相公遠宦燕都，老妾未便擅允，庚帖尚未敢發。此系大事，求老相公速歸定奪。萬囑！萬囑！

雪婆聞說江潮親事，喜不自勝，對夫人說道：「小姐是夫人所生，難道夫人作不得一分主的？庚帖既不欲出，祇求夫人在家書上改一個字，便見夫人俯允之意了，此老婦人本為夫人，非敢自為。夫人若說未便擅允江宅，則老爺必允北京，小姐遠嫁幾千里之外，必得數年方能一見，夫人老年暮景，舉眼誰親？不如說已允了江宅，老相公自無他說，夫人、小姐日後可以相傍，豈不美哉！祇求改這『未』字作『已』字，妙之不已。」夫人道：「我豈敢說已允女兒大事？道不得個妻奪夫權麼！」雪婆拿了筆，扯了夫人的手去改，夫人道：「這等大事，老婆子不知就理，祇管苦纏。」雪婆情急了，跪了下去，叩頭不已，說道：「夫人改了這個字，我雪婆方敢起來。」夫人把筆虛畫了兩畫，騙他道：「改了，改了。」雪婆又叩了兩個頭，道：「多謝夫人！」方纔立起，奪簡帖來一看，原不曾改。夫人祇道他是不識字的，故讓與他看，原來雪婆甚是蹺蹊乖覺，見字不曾改，祇不說出。小姐也要附字幾行與父親，勸他莫往邊庭，強加餐飯，以此未封。夫人偶然如廁，雪婆見夫人不在，自己悄悄把筆來改了，書上的『未』字做了『已』字，但字體粗大，略覺不稱，連忙藏好。小姐的字尚未寫完，雪婆劈手奪去封好，比及夫人走來，小姐含著笑兒在那裏印圖書了。夫人道：「為何恁快？」小姐紅了面孔，不說其的。曉煙在小姐背後笑嘻嘻的剛說「雪娘娘」三字，小姐低低道：「禁聲！」曉煙不敢說了。夫人正在疑惑間，祇見婦人傳說「催書的在門首了」。夫人祇得寫了「平安」兩字，交付來人，又賞他三兩盤纏去了。雪婆陪小姐夜膳，就在小姐房中與曉煙同睡。小姐面容添喜，雪婆也甚歡欣。有詩為證：

氤氳殿畔有良柯，惜玉憐珠計甚多。

世上有情宜感念，家家應祀雪媒婆。